

埃塞俄比亚教会合性论 基督论思想初探

谭泽民

内容提要 历史上埃塞俄比亚正统合一教会与埃及的科普特教会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因合性论基督论思想虽然源于亚历山大神学家圣西里尔（Cyril of Alexandria, 378 – 444），但在埃塞俄比亚教会也有较好的传承和本土化诠释。在 20 世纪的教会合一运动中，合性论思想是东方教会与东正教、罗马天主教神学和解过程中最基础、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本文首先梳理合性论思想在埃塞俄比亚教会中的思想史传承，随后结合吉兹语中对核心词汇的理解，分析合性论思想的基本内涵，目的在于论证合性论信仰与传统欧美中心主义基督教叙事中狭义一性论的本质区别。在此基础上，还将分析合性论基督论对普世合一运动中基督宗派对话的意义，并探索性地讨论合性论基督论对于中国意识的世界基督教研究的启发。

关键词 埃塞俄比亚教会 合性论 一性论 两性论 世界基督教研究

作者简介 谭泽民，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1）。

在传统欧美中心主义的基督教叙事中，常将埃塞俄比亚正统合一教会（the Ethiopian Orthodox Tewahedo Church，以下简称“埃塞俄比亚教会”）视为狭义的“一性论”（Monophysitism）教会，即优提克斯（Eutyches, 375 – 454）的跟随者或尊崇优提克斯主义（Eutychianism）。如《天主教百科全书》（*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中，认为所有坚持圣言道成肉身后只有一种本性的思想都属于优提克斯主义或一性论，埃塞俄比亚教会便持有这种思想。^① 然而事实上，埃塞俄

① Chapman John, “Eutyches,”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5, New York: Robert Appleton Company, 2009, pp. 1637 – 1641.

比亚教会继承了亚历山大圣西里尔 (Cyril of Alexandria, 378 – 444) 的“合性论” (Miaphysitism)^① 基督论信仰, 它与一性论基督论存在较大差异, 甚至存在本质差别, 不能被等同。不仅如此, 亚历山大圣西里尔的基督论思想经过埃塞俄比亚教会用本土语言吉兹语 (Ge'ez) 与文化进行本土化诠释后, 还呈现出独有的特色。而在 20 世纪的教会合一运动中, 当合性论与一性论的历史误解被澄清后, 合性论基督论成为东方教会与东正教、罗马天主教神学和解的基础, 是沟通传统“一性论”教会与“两性论” (Dyophysite) 教会的桥梁。有鉴于此, 本文以埃塞俄比亚教会的合性论基督论思想作为讨论的核心。

本文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 简要考察埃塞俄比亚教会基督论的思想史传承; 其次, 分析合性论基督论中核心词 $\eta \text{ ስርዐ}$ (Baharey, 本性) 与 ክ ካል (Akal, 位格) 在吉兹语中的含义, 明确合性论基督论的基本内涵; 再次, 将合性论思想与狭义的一性论做简要对比, 明确它们的区别; 随后, 介绍合性论基督论对于普世教会合一运动中基督教宗派对话的意义; 最后, 探索性地讨论埃塞俄比亚教会的合性论思想对于中国意识的世界基督教研究的启发性意义。本文认为, 一方面, 合性论信仰是世界基督教重要却容易被忽视的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 合性论基督论对基督教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

埃塞俄比亚教会基督论的思想史传承

埃塞俄比亚教会是非洲最古老的教会之一, 早在《使徒行传》中就记载过一个埃塞俄比亚掌管政府银库的太监被腓利施洗 (《使徒行传》8:26 – 39), 当他返回埃塞俄比亚后, 将基督教信仰传播到自己的国土上。这一点也被著名的教会史学家尤西比乌斯 (Eusebius of Caesarea, 265 – 340) 提及, 他在《教会史》 (The Church History) 中写道: “他 (太监) 是第一个从腓利那里接受神的启示的人, 也是第一个将福音传播到埃塞俄比亚的人。”^② 然而, 学术界一般认为, 基督教在埃塞俄比亚地区的普遍传播应该归功于两位基督徒商人弗鲁门修斯 (Frumentius, fl. 4 cent.) 和埃德修斯 (Aedesius, fl. 4 cent.)。两兄弟在红海遇险后来到埃塞俄比亚地区, 并逐步进入宫廷, 获得皇室的支持, 这为基督教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当教会粗具规模后, 为了帮助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获得合法地位,

① 本文将 *Mia* 翻译为“合一”, 以区别“一性论” (Monophysitism) 中 *Monos* 表达的“唯一”“单一”和英语中 *One* 表达的“一个”的意思, 对应地将 *Miaphysitism* 翻译为“合性论”“合一本性”。本文中合性论思想、合性论信仰等都指合性论基督论。

② Eusebius of Caesarea, *Eusebius: The Church History, A New Translation with Commentary*, Trans. by Paul L. Maier, Baltimore: Kregel Publications, 1999, p. 59.

弗鲁门修斯于 328 年前后拜访了当时盛极一时的亚历山大教会，希望教会向埃塞俄比亚派任主教。时任亚历山大教会宗主教的亚他那修（Athanasius, 296/298 – 373）便任命弗鲁门修斯为埃塞俄比亚教会主教，这次任命使埃塞俄比亚教会与亚历山大教会（后来的科普特教会）紧密联系在一起，教制上的从属关系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当弗鲁门修斯返回埃塞俄比亚后，国王埃扎那（King Ezana, 320s – 360）归信基督教，使基督教在埃塞俄比亚地区得到进一步传播。到 4 世纪末，基督教已成为埃塞俄比亚的官方宗教，获得了合法地位。^① 弗鲁门修斯的埃及之行不仅使埃塞俄比亚教会获得合法地位，而且为亚历山大的神哲学思想进入埃塞俄比亚地区铺平了道路。由于教会发展的需要，大量教会书籍如《圣马克礼》《圣巴西略的感恩经》等随着弗鲁门修斯传入埃塞俄比亚教会，成为教会日常的礼仪用书，这初步奠定了埃塞俄比亚教会的神哲学基础。后世为了纪念弗鲁门修斯对教会的伟大贡献，将他称为“光明的启示者”（*Kasate Berhan, Revealer of Light*）。^②

451 年卡尔西顿大公会议（Council of Chalcedon）上关于耶稣基督“神性”与“人性”的争论造成大公教会内部的动荡与分裂，埃塞俄比亚教会由于远离地中海中心，不仅未受影响，反而从中获益。由于支持非卡尔西顿教派，一些来自埃及和叙利亚的思想家受到拜占庭帝国排挤而逃离到帝国的周边地区，其中就有九位僧侣来到埃塞俄比亚。^③ 由于埃塞俄比亚教会在教制上隶属于亚历山大教会，九位僧侣受到热情接待，他们开始学习吉兹语，并将携带的大量教会书籍译为吉兹语。这次翻译行动对埃塞俄比亚教会的神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两部翻译作品是《西里尔》（*Qerellos*）和《西里尔文集》（*De Recta Fide of Cyril of Alexandria*）。这两本书具有相同的主题，表达西里尔思想中耶稣基督是神性与人

① 与希腊罗马相比，基督教传入埃塞俄比亚地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希腊罗马，基督教最初在民间传播，3 世纪后逐渐成为王室宗教；而在埃塞俄比亚地区，基督教一开始便在上层社会传播，随后扩展到民间社会，基督徒未受到来自政府的迫害。参见 Hable – Sellassie Sergew, *Ancient and Medieval Ethiopian History to 1270*, Addis Ababa: United Printers, 1972, p. 104.

② Christine Chaillot, *The Ethiopian Orthodox Tewahedo Church Tradition: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Its Life and Spirituality*, Poland: Orthodruk, 2002, p. 28.

③ 据称九位僧侣，多数出自叙利亚，一人出自埃及，他们是 Abba Alef, Abba Aregawi (Za – Mikael), Abba Afse, Abba Liqanos, Abba Gerima (Yeshaq), Abba Guba, Abba Yim'ata, Abba Pentelewon, Abba Sehma。See Gorgorios Abba, *History of the Ethiopian Orthodox Tewahedo Church*, Addis Ababa: Tinsae Zegubae Printing Press, 1999, p. 24; Christine Chaillot, *The Ethiopian Orthodox Tewahedo Church Tradition: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Its Life and Spirituality*, p. 29; Christine Chaillot and Alexander Belopopsky (eds.), *Towards Unity: The Theological Dialogue between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Oriental Orthodox Churches*, Paris: Inter – Orthodox Dialogue, 1998, p. 25.

性的结合，即合性论信仰，谴责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将两种本性分离的思想。^① 这两本书被认为是埃塞俄比亚教会基督论最重要的论述，是埃塞俄比亚教会合性论基督论成熟的关键。在外来僧侣影响之下，埃塞俄比亚教会也涌现出一批本土思想家，如著名的圣雅德（St. Yared, fl. 6 cent.），作为一位圣歌作者，他撰写了大量赞美诗，著名的如 **ድ ጊ** [*Degua*]、**ዝማራ** [*Zimare*]、**መዋሥኑ** [*Mewasi' t*]、**ሞሳራፋ** [*Mi' raf*]，四部作品分别对应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教会礼仪，而主题都是对主耶稣基督的爱和对圣教会的称颂。^② 在 **ድ ጊ** [*Degua*] 中，他分析了逻各斯（Logos）与肉身基督内的联合，将肉身的所有属性都归于逻各斯。他写道：“圣言成为肉身……联合了人的肉身和他的神性，无形的圣言在他的肉身内被触及……他取了不能永生的肉身，并行走在地上。”^③ 可以看到，埃塞俄比亚教会神学在 5—6 世纪最重要的特征是维护亚历山大圣西里尔的思想，反对卡尔西顿大公会议。

7 世纪以后，由于受到阿拉伯扩张的影响，埃塞俄比亚教会的神哲学经历了一段沉寂时期。7 世纪中叶，阿拉伯人控制了北部非洲地区，使得埃塞俄比亚教会处于地缘上的孤立状态。而埃及政权从罗马—拜占庭时代向阿拉伯时代更替，增加了埃塞俄比亚教会从科普特教会获得主教任命的难度和不确定性。为了获得主教任命，埃塞俄比亚教会往往需要向埃及政府支付黄金、象牙等大量财富。此外，阿拉伯政权对东地中海地区的控制促使大量难民流亡到埃塞俄比亚，他们在当地大量掠夺财富，仅在 9 世纪，一次侵扰就长达 40 年之久。^④ 总之，7—13 世纪，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埃塞俄比亚教会的神哲学没有长足的进步，也没有出现伟大的思想家。但是毋庸置疑，合性论信仰已经深深植根于埃塞俄比亚教会的神学和礼仪之中。

接下来的两百年里，在一位国王扎拉·雅各布（Zara Yaqob, 1434 – 1468）、两位思想家乔尔吉斯（Abba Giyorgis of Gassicha, 1365 – 1425）和海曼诺（Ritu'a Haymanot）^⑤ 的推动下，埃塞俄比亚教会又迎来一段黄金时期。国王扎拉·雅各布继位后，发起了宗教改革，目的在于驳斥当时在埃塞俄比亚地区出现的一些异

-
- ① A. H. M. Jones and Elizabeth Monroe, *A History of Ethiop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p. 35.
 ② Scholars of Ethiopian Orthodox Tewahedo Church, *The Ethiopian Orthodox Tewahedo Church Faith, Order of Worship and Ecumenical Relations*, Addis Ababa: Tinsae Zegubae Printing Press, 1996, p. 48.
 ③ Saint Yared, **ድ ጊ** (*Degua*), Addis Ababa: Tinsae Zegubae Printing Press, 2002. 转引自 Mebratu Kiros Gebru, *Miaphysite Christology: An Ethiopian Perspective*, Gorgias Press, 2010, p. 26.
 ④ Gorgorios Abba, *History of the Ethiopian Orthodox Tewahedo Church*, p. 30.
 ⑤ 在吉兹语中“海曼诺”是宗教信仰的意思，在这里指埃塞俄比亚正教会历史上一位匿名的思想家，被命名为“海曼诺”，意为一位具有正教信仰的人。

端基督论,尤其是异教的感恩经。^① 乔尔吉斯是一位多产的作家,撰写了很多教理教义作品。在基督论上,他谴责道成肉身后神性与人性分离的观念,认为若有人坚持道成肉身后耶稣基督神性与人性以两种方式或模式存在,那么他一定像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一样被诅咒。^② 在《信仰概论》(*Fikare Haymanot*)中,他认为圣言道成肉身后既是天主又是人,所有的神性与人性行动都是逻各斯的行动,因而不可能将部分行动归于神性,部分行动归于人性。^③ 乔尔吉斯在埃塞俄比亚教会中获得了较高的荣誉,埃塞俄比亚人常称他为“埃塞俄比亚的西里尔”(The Ethiopian Cyril)。另一位思想家海曼诺是一位匿名的神学家,他遗留的作品《教父的信仰》(*Haymanot Abaw*)收集了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前后诸多教父的作品,主题大多涉及三一神学和基督论,在基督论部分,所有收纳的教父作品都维护非卡尔西顿教派的基督论,反对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两性论。

16—17 世纪,受到耶稣会传教团的影响,埃塞俄比亚教会神哲学思想最大的特点是与耶稣会之间的辩论,并在辩论中维护了合性论信仰。耶稣会进入埃塞俄比亚地区有一定的背景。16 世纪,为了抵御穆斯林在东北部的扩张,埃塞俄比亚王室向葡萄牙寻求军事援助,而葡萄牙王室则认为让埃塞俄比亚人转信天主教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于是派遣了以安德烈·奥维耶多(Andre Oviedo, fl. 16 cent.)为首的耶稣会到埃塞俄比亚宣教。耶稣会长时间的宣教引起当地教会的不安和恐慌,这种不安很快演变成了两次大规模的神学辩论。第一次辩论发生在以国王格拉瓦德沃斯(Gelawdewos, 1541 – 1559)为首的神哲学家与葡萄牙耶稣会之间。耶稣会主张耶稣基督的神性与人性有本质的差异,所有的神性行动只能归于神性,人性行动归于人性,并且人性行动居于次要位置。先后起来反驳耶稣会的是国王格拉瓦德沃斯和神学家泽克里(Abba Zekri, fl. 16 cent.)。格拉瓦德沃斯在《国王的信仰告白》(*Confessio Fidei Claudii Regis Aethiopiae*)中清楚地论述了教会的合性论信仰,谴责了将耶稣基督的行动分别归于神性和人性的思想。而泽克里强烈反对耶稣会主张道成肉身后神性与人性分离的观点,认为这一观点会落入二元论。^④ 第二次辩论发生在埃塞俄比亚教会与罗马耶稣会之间,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核心术语ባሕርዩ(*Baharey*, 本性)与አካል(*Akal*, 位格)的理解上。耶稣会代表人物彼得·派斯(Peter Paez, fl. 17 cent.)坚持认为,耶稣基督

① Christine Chaillot, *The Ethiopian Orthodox Tewahedo Church Tradition: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Its Life and Spirituality*, p. 31.

② Haile Getachew, "Fikare Haymanot or the Faith of Abba Giorgies Saglawi," *Le Muséon: Revue des Études Orientales* 3, 1981, p. 251.

③ Haile Getachew, "Fikare Haymanot or the Faith of Abba Giorgies Saglawi," p. 244.

④ Mebratu Kiros Gebru, *Miaphysite Christology: An Ethiopian Perspective*, pp. 29 – 32.

既是真天主又是真人，有两个本性。耶稣基督为人类得救而流血证明他有人性，复活后向托马斯显现证明他有神性，因而除非神性与人性混淆，否则耶稣基督不可能只有一个本性。^① 而埃塞俄比亚教会的回应是，位格与本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抽象意义上，位格是本性的显现，任何事物都不能脱离位格而单独归于本性。因而，耶稣基督的流血行为来自耶稣基督的位格，而这个位格的耶稣基督是神性与人性联合的位格。^② 长达两个世纪的神学辩论促使埃塞俄比亚教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挑战加深了埃塞俄比亚教会对卡尔西顿教派的敌对态度，同时也巩固了传承自西里尔的合性论基督论信仰。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埃塞俄比亚教会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思想史传承。从早期亚历山大教会的神哲学思想尤其是西里尔的合性论信仰传入开始，埃塞俄比亚教会在十多个世纪里始终反对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两性论，不遗余力为自己的信仰辩护，而这个过程正是埃塞俄比亚教会神哲学思想本土化的过程。

埃塞俄比亚教会合性论基督论思想

合性论思想源自亚历山大圣西里尔，出自他著名的格言“天主圣言道成肉身的合一本性”，埃塞俄比亚教会的全称是 the Ethiopian Orthodox Tewahedo Church, *Tewahedo* 在吉兹语中是“合一”“联合”的意思。而埃塞俄比亚教会在传承西里尔思想的同时，自身又诠释出独特的含义。

（一）合性论基督论的基本术语

首先，*ባሕርይ* (*Baharey*) 一词，在吉兹语中有本质、实质 (Essence)、实体 (Substance)、本性 (Nature) 的含义，本文将其翻译为“本性”。在埃塞俄比亚教会思想中，它是存在于位格之中，作为位格的特有性质，它不能自我存在，只是抽象意义上的。^③ 我们以水为例，温度、寒冷等是水的本性，表达水所具有的某些特征，但只有当水流动或者在杯中时，人们才能看到水的具体存在。因而，只有本性表达作为水的特征，人们才能知道水的性质。因此，本性不能从它所具有的位格中分离，它是位格的根源，位格也不能脱离它而单独存在，二者不可分离、相伴相生。同时，本性是无形的实体、基础、根源，它看不见、摸不

① Takla Haymanot, *The Ethiopian Church and Its Christological Doctrine*, Addis Ababa: Graphic Printers, 1982, p. 79.

② Mebratu Kiros Gebru, *Miaphysite Christology: An Ethiopian Perspective*, p. 34.

③ Mebratu Kiros Gebru, *Miaphysite Christology: An Ethiopian Perspective*, p. 48.

着,只能被感知。^①

我们知道,在希腊文化背景中,通常使用 $\varphi\upsilon\sigma\iota\varsigma$ (Physis) 一词表示某一存在物之所以存在的动力与原则,汉语语境中将其翻译为性体、本性。吉兹语中的 $\mathfrak{Q} \mathfrak{h} \mathfrak{C} \mathfrak{P}$ (Baharey) 与 $\varphi\upsilon\sigma\iota\varsigma$ (Physis) 在含义上极为接近,但不同之处在于它更加抽象,不具有物理意义,不指任何有形的实体。

其次,另一个核心词 $\mathfrak{h} \mathfrak{h} \mathfrak{A}$ (Akal), 在吉兹语中表达位格 (Person)、个体性 (Individuality) 的含义,^② 本文将其翻译为“位格”。它是本性的外在表现,既指超越的层面,又指生命、物体的具体层面。就超越层面而言,它指三位一体天主的位格,是不可见的、无形的,同时又无所不在;就生命、物体的层面,它被理解为可见的、有形的存在,即个体性。

在传统的基督教叙事中,常用 $\pi\rho\acute{o}\sigma\omega\pi\omicron\nu$ (Prosopon) 或 $\dot{\upsilon} \pi\acute{o}\sigma\tau\alpha\sigma\iota\varsigma$ (Hypostasis) 表达位格的含义,字面意思是面具,指实体显现出来的在表面看得见的特征。^③ 虽然英语中将 $\pi\rho\acute{o}\sigma\omega\pi\omicron\nu$ (Prosopon) 和 Hypostasis 都翻译为位格 (Person), 但二者并不是同义词,含义上有细微的差异。Hypostasis 指从抽象的本性而来的事物,而 $\pi\rho\acute{o}\sigma\omega\pi\omicron\nu$ (Prosopon) 指本性的外在方面或形式。可以看到,吉兹语中的 $\mathfrak{h} \mathfrak{h} \mathfrak{A}$ (Akal) 与上述两个词都有细微的差异。 $\pi\rho\acute{o}\sigma\omega\pi\omicron\nu$ (Prosopon) 意味着表面的、看得见的,不涉及本性层面,而 $\mathfrak{h} \mathfrak{h} \mathfrak{A}$ (Akal) 指个体的基本架构或结构,指本性的表达,常与本性联合使用,不可分离。^④ 而相比于 Hypostasis 一词, $\mathfrak{h} \mathfrak{h} \mathfrak{A}$ (Akal) 与本性的区分更加明显,在吉兹语中不存在相互混淆的情况。

(二) 合性论基督论的基本含义

合性论源于西里尔的名言,但埃塞俄比亚教会在十多个世纪的历史传承中既继承了西里尔的基本意思,又进行了本土化诠释。

首先,在埃塞俄比亚教会中,表达合性论信仰的两个核心词 $\mathfrak{Q} \mathfrak{h} \mathfrak{C} \mathfrak{P}$ (Baharey, 本性) 与 $\mathfrak{h} \mathfrak{h} \mathfrak{A}$ (Akal, 位格) 之间有紧密联系,不能离开本性谈论位格,也不能离开位格谈论本性。因而,在天主圣言道成肉身的过程中,同时涉

① Uqbit Tesfazghi, *Current Christological Position of Ethiopian Orthodox Theologians*, Roma: Pontificium Institutum Studiorum Orientalium, 1973, p. 36.

② Mebratu Kiros Gebru, *Miaphysite Christology: An Ethiopian Perspective*, p. 51.

③ John A. McGuckin, *St. Cyril of Alexandria: The Christological Controversy: Its History, Theology, and Text*, Crestwood, New York: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2004, pp. 138, 144.

④ Mebratu Kiros Gebru, *Miaphysite Christology: An Ethiopian Perspective*, p. 52.

及本性与位格两个层面。在西里尔基督论中,不少研究认为本性与位格是同义词,^①但这在埃塞俄比亚教会中,从始至终都没有混淆。在埃塞俄比亚教会神哲学中,圣言道成肉身的过程是耶稣基督肉身的本性和位格,与圣言的神性和位格,联合成为一个“合一的本性”与“合一的位格”。^②需要强调的是,在埃塞俄比亚教会中,耶稣基督肉身的本性与位格并不是先验的,而是在圣言与肉身联合的瞬间形成的,因而两个本性与位格的联合不能解释为按时间先后顺序的联合。《教父的信仰》明确反对这种先验联合的观点:“如果有人说逻各斯居住在被造的人的位格中,那么他一定会被诅咒。”^③

其次,本性联合与位格联合后,不存在某一个占支配地位的本性和位格,更不是神性与人性联合成单一的本性,或者一个本性被另一个本性吸收。埃塞俄比亚教会神学中,耶稣基督是一个“合一的本性”(one - united nature, Mia - physite)和一个“合一的位格”(one composite hypostasis of the Logos become flesh),在合一本性中,神性与人性仍然保存着原有的属性,没有混淆、没有改变。^④这与狭义的“一性论”(Monophysitism)有着本质的差异。在一性论中,monos (μονος)表示“单一”“仅仅一个”的意思,因而耶稣基督是一个“单一的本性”(One single nature, Mono - physis)。而合性论始终表达的是“合一的本性”,其中神性与人性既没有分离、没有分隔,又没有混淆、没有改变。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合性论强调“天主圣言道成肉身的合一本性”。一方面,它不意味着神性与人性会在道成肉身后消失,二者没有失去它们原有的属性,没有发生属性上的变化;另一方面,在合一本性中,神性与人性会相互交换,就像西里尔所说的“原本属于圣言的会变成属于人的性质,原本属于人的性

① 一些代表人物,如约翰·麦肯尼(John I. McEnerney)在翻译西里尔的书信时认为,对西里尔来说 Hypostasis、Physis 和 Person 表达相同的含义,为同一个个体。参见 John I. McEnerney, trans. and ed. *St. Cyril of Alexandria: Letter 1 - 50*, Washingto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07, note 12, p. 84. 又如克里斯托弗·比利(Christopher Beeley)认为,事实上西里尔涉及的基督“本体合一”是混淆的,因为他没有做术语的区分。参见 Christopher Beeley, *The Unity of Christ: Continuity and Conflict in Patristic Tra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60. 再如约翰·穆古金(John MuGuckin),他在名著《圣西里尔与聂斯脱利的辩论》中写道:在《致聂斯脱利的第三封信》中,亚历山大圣西里尔将本体合一称为“本性合一”。参见 John MuGuckin, *Saint Cyril of Alexandria and the Christological Controversy: Its History, Theology, and Texts*, note 66, p. 212.

② Habtemariam Worquineh, “The Mystery of the Incarnation,” *The Greek Orthodox Theological Review*, Vol. 10, No. 2, 1964 - 65, p. 158.

③ Haymanot Abaw (the Faith of the Fathers), Addis Ababa: Tinsae Zegubae Printing Press, 1994, p. 216.

④ V. C. Samuel, *The Council of Chalcedon Re - examined*, Madras: Diocesan Press, 1997, p. 246.

质会变成属于圣言”^①。也就是说，作为合一本性的结果，圣言会被肉身的性质认可和接纳，肉身也会被圣言的性质认可和接受，肉身的性质变成属于圣言，圣言的性质变成属于肉身，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汇集在一个位格耶稣基督身上。

合性论与一性论的区分

如前所述，在传统的基督教叙事传统中，常将埃塞俄比亚教会视为狭义的一性论教会，并将其秉持的基督论思想与优提克斯主义等同起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般而言，对圣言道成肉身后“一个本性”的理解可能具有以下四种形式：（1）神性与人性混合成为第三实体或一种中间状态；（2）人性是主导原则，神性被人性吸收；（3）神性是主导原则，人性被神性吸收；（4）一种合一的本性，神性与人性仍然动态存在。^② 合性论也可以说属于“一个本性”的范畴，但它与狭义的一性论有着本质的不同。

狭义一性论以阿波林主义（Apollinarianism）和优提克斯主义为典型代表，虽然仍坚持“一个本性”，但主张一个唯一的、单一的本性。首先，我们看阿波林主义。在一个本性问题上，它主张“一个本性实体”（One natural reality）。阿波林（Apollinarius, 310–390）曾说过：“因为肉身自己的动因，它必须依赖于一些其他运动和行动的原则（无论这些原则是什么），它自己不是一个完整的活的独立存在体。为了变为一个独立的存在体，它必须与其他事物结合。因而，它将自己与从天而来的支配性原则联合在一起。”^③ 我们看到，阿波林认为肉身必须依赖于其他的原则，他不接受基督肉身与普通人肉身的同质性，因而在道成肉身事件的解释上，他主张圣言与肉身联合成一个本性实体，两者是本体论上的联合。如果按照上述一个本性的划分原则，显然阿波林主义属于第一类，即人性与神性混合成为第三实体。其次，我们再看优提克斯主义。优提克斯算不上同时期伟大的神学家，他的基督论思想比较模糊，承认基督具有神性和人性，且道成肉身后只

① Adolf von Harnack, *History of Dogma*, Vols. 4–5, London: 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 1976, p. 177.

② 学术界对于“一个本性”有诸多的分类方式。《神学辞典》中将其划分为三类：一是阿里乌主义和阿波林主义；二是亚历山大圣西里尔的“天主圣言道成肉身的合一本性”；三是“正统一性论”，其中又可分为“严格一性论”与“言辞一性论”。参见辅仁神学著作编译会编：《神学辞典》（增修版），光启文化事业2012年版，第4–5页。而本文采用学者温克斯（Dietmar W. Winkler）的四类划分方法，参见 Dietmar W. Winkler, “Miaphysitism: A New Term for Use in the History of Dogma and In Ecumenical Theology,” *The Harp*, Vol. X, No. 3, 1997, pp. 33–40.

③ Lietzmann H. (ed.), *Apollinaris von Laodicea und seine Schule*, Tübingen, 1904, p. 232.

有一个本性。但是,一方面与阿波林主义相似,优提克斯反对基督在人性上完全与人类同质,如他所说“我没有说过主的身体与我们的身体完全同质,但我承认童贞女与我们完全相同”^①。另一方面,优提克斯在尝试继承前辈西里尔思想的同时,从始至终都没有讲清楚“一个本性”的含义。而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之后,极端化一个本性的思潮被归于优提克斯,常被称为优提克斯主义。它坚持认为,道成肉身后耶稣基督的人性完全被神性吸收。如果按照上述划分原则,优提克斯主义属于第三类,即神性是主导原则,人性被神性吸收。

埃塞俄比亚教会的合性论信仰与狭义一性论存在本质的差异。合性论不仅认为耶稣基督的肉身与普通人完全同质,而且道成肉身后不是一个本性实体,也不是人性被神性吸收,而是一个“合一的本性”,其中神性与人性没有混淆、没有改变。如果按照上述划分原则,埃塞俄比亚教会的合性论属于第四类,即神性与人性动态存在于“合一本性”之中。事实上,在埃塞俄比亚教会传统中,很多神学家都强烈反对狭义一性论神学,如 14 世纪的圣乔尔吉斯认为,“如果有一个,他主张基督的身体不是像我们的身体一样瘦弱,不会像我们一样受苦难,那么这个人一定会像优提克斯一样被诅咒”。^②

综上所述,合性论基督论与传统欧美中心主义基督教叙事中的狭义一性论存在本质的区别,二者不能等同。而当这种历史误解被澄清后,合性论基督论思想成为 20 世纪教会合一运动的动力之一。

合性论基督论对普世合一运动中基督宗派对话的意义

451 年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实际上将基督教会分裂为“卡尔西顿教派”与“非卡尔西顿教派”^③。后者即今天的东方正统教会(the Oriental Orthodox Churches,简称“东方教会”)自此走上独立发展道路,与大公教会处于长期分离的状态,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下半叶才结束。在普世教会合一运动背景下,当东方教会与东正教、罗马天主教进行一系列非官方、官方的对话与交流后,两个教会群体之间才逐步澄清历史误解,实现了神学和解,并再次趋向合一。在此过程中,合性论基督论

① V. C. Samuel, *The Council of Chalcedon Re-examined*, pp. 20 - 21.

② Getachew Haile, “*Fikare Haymanot or the Faith of Abba Giorgies Saglawi*,” *Le Muséon: Revue des Études Orientales* 3, 1981, p. 250.

③ 非卡尔西顿教派包括亚历山大的科普特正教会、安提阿的叙利亚正教会、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埃塞俄比亚正统一教会、厄立特里亚正统一教会和印度正叙利亚教会。它们因拒绝接受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信仰决议,早在 5 世纪后便逐步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直到 20 世纪教会合一运动兴起后,才再次回归大公教会传统。

思想扮演着关键角色，是双方神学对话中最基础、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在非卡尔西顿教派与卡尔西顿教派，亦即一性论教会与两性论教会之间，起到桥梁作用。埃塞俄比亚教会作为东方教会的成员之一，参加了所有东方教会与东正教之间的正式与非正式会议，支持所有对话成果，即使没有参加东方教会与罗马天主教的对话，也宣称支持东方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之间的和解宣言。

（一）普世运动视域下的教会合一对话

东方教会与东正教、罗马天主教的对话交流是 20 世纪基督教普世合一运动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其中又以东方教会与东正教的对话为核心。从 1964 年丹麦奥尔胡斯（Aarhus）会议开始，东方教会与东正教之间先后举行了 4 次非官方对话和 3 次官方对话，包括 1964 年奥尔胡斯非官方会议、1967 年英格兰布里斯托尔非官方会议、1970 年瑞士日内瓦非官方会议、1971 年亚的斯亚贝巴非官方会议，以及 1989 年在埃及圣皮索伊修道院（Abba Bishoy Monastery）、1990 年和 1993 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 3 次官方会议。每次会议都不同程度地讨论了历史遗留下来的神学问题。例如奥尔胡斯第一次非官方会议通过的《共同宣言》写道：“我们发现，在基督论教义的本质，我们是一致的。尽管双方使用了不同的词，但可以看到相同的真理被表达。”^① 类似的表述也见于正式的官方会议，如圣皮索伊修道院会议《联合声明》写道：“我们始终以来我们共同的教父亚历山大圣西里尔所表达的‘天主圣言道成肉身的合一本性’为基础。”^② 又如 1990 年日内瓦会议《联合声明》写道：“双方都同意谴责优提克斯主义；双方都同意谴责聂斯脱利派；双方都认为逻各斯的位格通过联合永恒的天主的本性和被造的人的本性成为一个联合本性；双方都同意天主的和人的本性带着他原初的意志和能力位格性地联合，没有混淆、没有改变、没有分离、没有分隔……”^③

除了与东正教的对话外，东方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也举行了系列对话与交流。代表性的对话有 1971 年和 1973 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两次会议。第一次

① *First Unofficial Consultation Agreed Statement*, Aarhus, Denmark, August 11 – 15, 1964, in Christine Chaillot and Alexander Belopopsky (eds.), *Towards Unity: The Theological Dialogue between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Oriental Orthodox Churches*, Geneva: Inter – Orthodox Dialogue, 1998, p. 48.

② *Agreed Statement of the Joint Commission*, St Bishoy Monastery, Egypt, June 20 – 24, 1989, in Christine Chaillot and Alexander Belopopsky (eds.), *Towards Unity: The Theological Dialogue between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Oriental Orthodox Churches*, p. 60.

③ *Second Agreed Statement and Recommendation on Churches*, Chambes, Switzerland, September 23 – 28, 1990, in Christine Chaillot and Alexander Belopopsky (eds.), *Towards Unity: The Theological Dialogue between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Oriental Orthodox Churches*, p. 63.

会议宣言写道：“我们相信我们的天主、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是圣子的道成肉身，在人性上是完美的，在神性上也是完美的，他的神性一刻也没从他的人性中分离过，他的人性与他的神性是合一本性，没有混淆、没有分离。”^① 除此之外，东方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之间还进行了频繁的访问交流。例如，1971 年 10 月，叙利亚正教会大主教雅各布三世（Mor Ignatius Yacub III）与罗马教宗保罗六世举行会议。1973 年 5 月，科普特教会大主教谢努达三世（Pope Shenouda III）受邀访问梵蒂冈，与罗马教宗保罗六世举行会谈。在《教宗保罗六世与亚历山大教宗谢努达三世的共同宣言》中这样写道：“我们承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具有完全神性的天主和具有完美人性的人，他的神性与他的人性真实、完美地联合为一个整体，没有混淆、没有改变、没有分离、没有分隔，他的神性没有一刻从他的人性中分离……所有的神性特征和所有的人性特征成为一个真实、完美、不可分割、不可分离的联合。”^②

（二）合性论思想是传统一性论教会与两性论教会的中点

在一系列对话和交流之后，东方教会与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对卡尔西顿大公会议造成的历史误解有了清楚认识，同时在“天主圣言道成肉身的合一本性”中找到了对话基础。早在 1964 年奥尔胡斯会议上，叙利亚正教会的大主教塞维鲁（Archbishop Severius of the Syrian Orthodox Church）就代表东方教会总结了卡尔西顿大公会议造成教会分裂的原因。他说道：“我们害怕卡尔西顿大公会议通过的信仰倾向于聂斯脱利，而你们担心我们会成为优提克斯的跟随者。然而，事实上我们不是优提克斯主义，你们也不是聂斯脱利派。因此，在我们面前相互理解的道路是清楚的，这意味着我们过去、现在一直在为词汇和短语而争论。”^③ 在塞维鲁看来，卡尔西顿教派与非卡尔西顿教派产生分歧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双方对异端的警惕，另一方面是词汇表达上的差异，而双方在核心信仰上是一致的。这种信仰上的内在一致性就是东方教会与东正教、罗马天主教之间神学对话中反复提及亚历山大圣西里尔的“天主圣言道成肉身的合一本性”，即合性论信仰。

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信经在基督内的两个本性上，这样写道：“我们众人跟从

① William H. Taylor, “Convergence in Christology,” *One in Christ* 26, No. 1–2, 1990, p. 108.

② *Common Declaration of Pope Paul VI and of the Pope of Alexandria Shenouda III*, May 10, 1973, http://www.vatican.va/content/paul-vi/en/speeches/1973/may/documents/hf_p-vi_spe_19730510_dichiarazione-comune.html [2021-12-08].

③ Paulos Gregorios, Nikos A. Nissiotis and William H. Lazareth, *Does Chalcedon Divide or Unite? Towards Convergence in Orthodox Theology*, Geneva: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1981, p. 43.

了教父们一致同意，要宣布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同一个子：具有完全的神性，具有完全的人性，真天主而又是真人，即具有理性的灵魂与身体的真人……同一个基督、独生子及主，祂是被宣布在两个性体内不混淆地、不变更地、不分开地、不可分开地结合的；此结合不去除性体的区别，反而两个性体的特征被保存，集合到一个位格（Person）及一个自立体（Hypostasis）。^① 我们看到，在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信经中，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人性，真天主而又是真人，两个本性不混淆地、不变更地、不分开地、不可分开地结合，两个本性集合在一个位格耶稣基督内等，这些基本的神学原则也是埃塞俄比亚教会合性论基督论中极力论证和维护的。因而，合性论基督论思想与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信经表达的信仰并不是教会历史所呈现出来的“一性”与“两性”之间的矛盾，而是相互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

合性论强调道成肉身合一本性的位格，而耶稣基督所有的言语和行动都归于这个位格。因而，它自然不同于聂斯脱利派主张的“两个位格”，也不同于优提克斯主义所主张的神性与人性相混淆的观念。与两性论相比，合性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合一的本性”，但是其中神性与人性既没有分离、没有分隔，又没有混淆、没有改变。这种合一本性的表述，如亚历山大圣西里尔自己所言，是难以被理性所理解的。因而，在 20 世纪的教会合一运动中，无论是东方教会，还是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都将“天主圣言道成肉身的合一本性”即合性论作为信仰的正确表达，不同之处仅在于双方对“天主圣言道成肉身的合一本性”存在不同的理解和阐述。

有了合性论思想作为前提，历史上被称为一性论和两性论的教会就能在更平衡的合性论信仰上达成一致。合性论并不简单强调“一性”还是“两性”，而强调神性和人性在没有分离、没有混淆情况下的“一个联合的属性”。因而，合性论基督论被认为是沟通东方教会与普世教会的桥梁，是东方教会与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再次走向合一的关键所在。

合性论基督论对于中国意识的世界基督教研究的启发

在传统的基督教叙事中，人们对于基督教的理解呈现出欧美中心主义的视角，即将基督教视为发源于巴勒斯坦地区，兴盛于罗马—拜占庭帝国，以欧洲和北美洲为中心的宗教文化体系。这种现象直到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才逐渐发生变

^① 辅仁神学著作编译会编：《加采东大公会议的信经》，《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光启文化事业 2013 年版，第 147—148 页。

化。1947 年, 凡杜森 (Henry P. Van Dusen) 出版的《世界基督教: 昨天、今天与明天》^① 一书中首次将基督教与世界联系在一起, 基督教的研究视野逐渐从欧洲、北美转向更广阔意义上的全球。因而,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 “世界基督教” 作为一个名词, 不仅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和北美洲的所有基督教会被视为一个整体, 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 而且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而这种世界基督教的研究方法至少具有以下层面的含义: 一是它将基督教理解为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 基督教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以欧美为中心, 它对存在于亚洲、非洲的古老教会, 如亚美尼亚教会、印度教会、科普特教会、埃塞俄比亚教会等, 以及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也同等重视。二是世界基督教要求对各种本土化的神学路线予以同等重视, 承认基督教内部的多样性与相似性。三是世界基督教同时意味着以世界或全球的眼光, 对传统欧美中心主义的神哲学路线进行反思。基督教的这种世界性转变以及全新研究方法的出现, 客观上也要求全新的中国意识: 一方面, 中国意识的世界基督教研究包含了上述一般意义上的世界基督教研究方法; 另一方面, 更为重要且特殊的是, 中国意识的世界基督教研究向基督教中国化提出了新挑战, 它不仅要求充分吸收世界基督教尤其是广阔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本土化的教会传统, 而且也期望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扩充基督教的内涵, 赋予基督教新的含义。因而, 就中国意识的世界基督教研究来说, 埃塞俄比亚教会扮演着不能被忽视的角色。

首先, 埃塞俄比亚教会应该被视为世界基督教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合性论基督论应是世界基督教重要的本土化神学路线之一。埃塞俄比亚教会是埃塞俄比亚高原上古老而独立的基督教传统教会, 它传承了早期教父时代的神学传统。由于远离教会中心的地中海地区, 早期大公教会的神学辩论对埃塞俄比亚教会影响较小。因而, 从 4 世纪开始, 埃塞俄比亚教会一直处在独立发展道路上, 在保留古老的大公教会信仰的同时, 又融合了本土文化元素。就埃塞俄比亚教会的合性论基督论而言, 它是世界基督教重要的本土化神学路线之一。在教父世纪的顶峰, 合性论信仰与欧洲拉丁教会坚持的两性论、亚洲东叙利亚教会的基督论既有相似性, 又有差异性, 但更重要的是, 三者共同构成了早期世界基督教信仰的整体, 而合性论思想往往容易被忽视。到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之后, 合性论基督论是整个非卡尔西顿教派的信仰, 广泛分布于亚洲、非洲的亚美尼亚教会、叙利亚教会、科普特教会、埃塞俄比亚教会等都坚持合性论信仰。而到 20 世纪之后, 合性论基督论又成为教会合一运动中非卡尔西顿教派的东方教会与东正教、罗马

^① Henry P. Van Dusen, *World Christianity: Yesterday, Today, Tomorrow*, Abingdon - Cokesbury Press, 1947.

天主教之间实现神学和解、重新走向合一过程中最基础、最重要的议题，20 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多次非官方、官方对话都以合性论基督论为核心。因而，在基督教中心由欧美转向全球的今天，埃塞俄比亚教会与合性论基督论在世界基督教议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其次，埃塞俄比亚教会的合性论思想是基督教中国化研究中特殊而重要的议题，这大致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一是基督教中国化要求将世界基督教尤其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已经本土化的教会传统和神学路线视为基督教中国化的“序曲”。所谓“序曲”，就是指动态的、平衡的、整体的世界基督教图景为基督教中国化提供多样性与相似性并存的神学路线。就此而言，古老的合性论基督论思想是除欧美神学路线之外，基督教中国化重要的对话伙伴。二是基督教中国化期望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扩充基督教的内涵，赋予基督教新的含义。而埃塞俄比亚教会合性论思想的独特优势在于它强调神性与人性合一。与欧美为中心的两性论相比，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天人一体”思想具有天然的相似性和共通性，埃塞俄比亚教会思想虽然与中华文明相距甚远，但两个文明体对于超越力量的基本体验却具有相似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合性论思想更容易与中华文化实现互通、互学与互鉴。

（责任编辑：陈雅慧 责任校对：凌荷）

Hebrew, European, and Arab belief systems were established, therefore Africans first created monotheism. Currently there is no definite conclusion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n whether Africans belief systems influence other belief systems or vice versa. The African supreme being worship is very similar to the monotheist worship of Christianity and Islam in affirming the existence, unique status, and attribute of the supreme being. However, the unique history and culture have given birth to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frican supreme being worship. There are many appellations of the supreme being, the worship of the supreme being co – exists with the worship of gods, and Africans seldom build temples and offer sacrifices to the supreme being. These distinctive featur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raditional social and cultural customs in Africa and the African view of the universe and life, and are also important symbols of the African traditional religions which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religions and cultures.

Keywords: African traditional religions, supreme being worship, monotheist worship

Author: Zhou Haiji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t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Jiaxing University (Jiaxing 314001).

A Study of the Ethiopian Orthodox Chu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aphysitism

Tan Zemin

Abstract: Historically, the Ethiopian Orthodox *Tewahedo* Church has maintained good relations with the Coptic Church. Although Miaphysitism originated from St. Cyril of Alexandria, it has been well inherited and interpreted in the Ethiopian Orthodox *Tewahedo* Church. Miaphysitism is the basic, central, and most important content in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Oriental Churches, Orthodox and Roman Catholic Church under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iaphysitism, then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Miaphysitism in the Ge'ez language, demonstrating that there is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Miaphysitism and Monophysitism in traditional Euro – America – centrism. The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Miaphysitism to the dialogue between different churches in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and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Miaphysitism to the world Christianity studies in China.

Keywords: Ethiopian Orthodox *Tewahedo* Church, Miaphysitism, Monophysitism, Dyophysite, 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

Author: Tan Zemin,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us Studies,